

我的鸽子号

徐耿 程玮

他又等了七天，
再把鸽子从方
舟放出去，到
了晚上，鸽子
回到他那里，
叼着一枝新拧
下来的橄榄叶
子。

人得救了。
他明白，这是
神在启示：你
们应当同舟共
济。——一个无
神论者关于诺亚方
舟的札记



上 WODEGEZHAO
海 WODEGEZHAO
文 WODEGEZHAO
艺 WODEGEZHAO
出 WODEGEZHAO
版 WODEGEZHAO
社 WODEGEZHAO

内 容 提 要

读者对电影界似有一种神秘感。《我的鸽子号》正是一部真实地描绘了电影界众生相的富有情趣的长篇小说。

作品着力塑造了初出茅庐的青年女导演陈丹燕的形象，并颇有新意地刻画了老干部华敏力排众议、奖掖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的鲜明性格。小说以隽永的文笔，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展现了陈丹燕在导演《我的鸽子号》历程中和副导演、演员、领导之间的矛盾与纠葛，描述了她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和工作、生活中的苦与乐，以及爱情带给她的失落感，写得情真意切，细腻感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陈丹燕身上，正体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继往开来的奋斗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

这部作品，内容尖锐、深刻，文学性和可读性俱佳。

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枝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

人得救了。

他明白,这是神在启示:你们应当同舟共济。

——一个无神论者关于诺亚方舟的札记

第 一 章

—

夏导演是半夜被送进南方医院抢救的。

救护车一路闪烁着让人目眩心颤的蓝光，刚刚在急诊室门口停稳，紧跟在后面的摄制组的专车也到了。以制片主任朱奎为首的一大群长长短短的汉子拥着担架闯进了急诊室的门厅。

今夜的值班大夫是一位刚刚走出医学院的见习医生，一听说病人是位老资格的电影导演，立刻觉得责任重大起来。他一边指挥护士对病人进行紧急处置，一边便毫不怠慢地抓起电话，要通担任今晚总值班的内科主任。

电话铃响了很长时间，年轻的值班医生觉得奶黄色的话筒都快被他捏化了，才有人来接电话。这是病区护士长。

“找主任吗？”护士长气急败坏地告诉他，这会儿老主任只恨分身无术呢。“我这儿一下子有两个病人病情恶化，老头子正在组织抢救，恐怕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说着就要挂电话。

“喂，别挂！”值班医生简直绝望了，“难道你们那儿就没有别的医生了吗？我这儿可是一位重要人物。”

话筒里传来护士长的一声冷笑：“哼，重要人物？是美国总统，还是英国女王？到了咱们这儿可就没什么重要人物了，都是爹妈给的一条命！”

咔嚓一声，电话断了，只有嗡嗡的忙音。

值班医生无可奈何地撂下话筒。这才觉得自己背上湿漉漉的发凉。失去了权威的依靠，他反倒开始镇静下来，疾步走进急救室。这里已经不象几分钟前那样忙乱了，显出一所训练有素的正规医院所应有的紧张而有秩序的气氛。

氧气面罩里透出轻微的丝丝声，让人觉得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正在输入白被单下那具瘦小的躯体。年轻大夫静静地谛听了几秒钟这美妙的声息。他感到自己完全恢复了往日的自信。他可以有把握地说，几分钟前还危在旦夕的这条生命，现在已经悄悄地复苏了。

他伸手提住病人瘦弱的手臂，很快摸到了微弱却已恢复有节奏的律动的脉息，同时举起左臂看着表。一位五十出头的老护士轻轻地走到他身边等待着。他突然有些感动。他和她们共同挽救了一条生命！

直到这时，他才有机会仔仔细细地端详病床上这位重要人物，这位颇有些名望的老艺术家。

他摘下口罩，又从脖子上摘下听诊器，绕到病床的侧面。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弄错了。病床上躺着的实在是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老人。瘦削清癯的面容，苍白的头发，紧抿着的嘴唇给人一种极固执的印象，与他概念中的电影导演实在大相径庭。

他下意识地 把病案翻到扉页，那儿明明白白地写着：

姓名：夏友致

工作单位：南方电影制片厂

职务：导演

送老人来的那帮年轻人 都被面孔冷漠的老护士打发在走廊里等着。为首的那个脸色阴郁的中年汉子，现在正倚坐在隔壁的医生办公桌上，一个劲儿往外打电话，好象在依次向大大小小各级头目叙述事情的经过。

值班医生这才相信自己的病人或许真的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打完电话，制片主任朱奎来到走廊里，一招手把那帮小伙子聚到一块儿，挨个儿发了一圈烟，一边指指点点交待着什么。

护士出来干涉了：“喂，看见这个没有？”

众人齐刷刷地回头，墙上贴着“请勿吸烟”的字样，一个便知趣地把烟塞进兜里，或是夹在耳朵上。

朱奎又吩咐了几句。小伙子们散开了，个个作出与健壮的体魄不相称的蹑手蹑脚的动作，朝外走去。路过急救室时，还探头探脑地朝里望望。只剩下朱奎一个人寂寞地坐在长椅上。他得准备熬到天亮了。

稍顷，门厅外传来一阵杂乱而轻捷的脚步声。担任总值班的老主任领着几个助手急匆匆地赶到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老大夫接过值班医生递来的病案。

值班医生把自己对临床症状的判断和紧急处理复述了一遍，语气中不免又有了些不太自信的味道。

老大夫从容地浏览了病案，最后翻回扉页看了看，自言

自语地说：“哈哈，是他呀，老相识了。”

值班医生好奇地问：“你很熟悉他？”

“大名鼎鼎的夏导演，我们医院的常客啦！”

表情平缓了许多的病人这时睁开眼睛，朝老大夫望着，疲惫的眼神里流出一缕笑意。

老大夫作了个手势，要他保持安静，又俯身仔细地观察着监视仪上，那有节奏地跳动着的曲线。

“再观察一段时间，是不是就可以考虑转入病房？”值班医生没把握地建议。他明白，病人现在需要绝对地安静，而急诊室未免太嘈杂了些。

老主任拍拍年轻人的肩膀：“不错，你的处理是可以的。按你的方案去办吧！”说罢，就率领他的助手们浩浩荡荡地离开了。

门外，朱奎深深地松了口气。老主任的来去匆匆使他明白，一切已经化险为夷了。

二

偌大的放映厅，只有华敏一个人端坐在里面。柔和的灯光有些寂寞地照着她，也照着周围那百十张空座椅的墨绿色的丝绒面。她的脸色显得十分平静，和后面放映间里那两个莫名其妙的女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那两个年轻的女放映员是被生产办公室的小马一大早就从酣梦中硬叫起来的。而小马自己则几乎奔波了大半夜，敲了发行公司经理的房门，再去郊外三十公里处的片库，还得自己开着车。真够他熬的。

但华敏除了由衷地说几句关切的话外，也没有什么办法。并不是她这个老太婆突发奇想，要调这些片子来打发时间的。

说实在的，她自己也忙得够呛。就说这会儿吧，全厂职工还没上班呢，她却早已坐在放映厅里了。而且在这之前，她甚至已经去医院看望了《迟归的鸽子号》的老导演夏友致。

直到目前为止，全厂上下还没有任何人知道华敏调这些片子看的真实用意。她甚至已嘱咐小马和那两个女孩子，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她。同时，调来片子的片名也要暂时保密。她这么决定是有道理的。文艺单位的人神经是极其敏感的，她不想在决定还没有成熟之前在厂内外引起人心的波动。

现在，她正酝酿着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她还想再验证一下这个新决定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她习惯于在把握了全部情况之后作出决断。而在此之前，她宁愿让别人指责自己优柔寡断，象个小脚女人。

她是全国电影制作单位为数甚少的女厂长之一。而且从1977年“拨乱反正”开始，她这个岗位已经七八个年头没有易人了。

想到这里，她嘴角不禁露出一缕淡淡的苦笑。她明白，在其位的日子不会很多了。这是生活发展的必然。到秋天，她也该满一个花甲了。再说，她已经本能地感到上上下下觊觎她这个位置的大有人在。当然，这个位子不是什么肥缺，是个实实在在的苦差使，但也有几分显要呢。

她自信自己还不是那种恋栈的角色，但马上就这么无

声无息地消失在生活的舞台上，她又有几分不甘心。不说要有一个辉煌的乐章作为终曲吧，总该有个让自己也满意的尾声。华敏在心里是指望《迟归的鸽子号》给自己的一生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的。

南方厂在全国电影制作单位中就规模和水准而言，只能算是中等的。尽管比一些省厂质量高一些，但近几年一直没有拿出可以算是打响了的作品。原因固然是复杂多样的，但华敏认为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文学剧本的质量不高。在沙滩上是建不起摩天大厦的。

所以，从去年夏季起，华敏就亲自出马，带着文学部苦恼的编辑们四出组稿。几个月下来，终于有了可喜的收获，组织到一批有相当水平的文学剧本。已列入南方厂本年度重点片的《迟归的鸽子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华敏一心一意准备用《鸽子号》去参加明年初的全国首届“金鸥”电影节大奖的角逐。据可靠信息表明，全国其他兄弟厂的剧本状况都不够景气，这就进一步证明在“金鸥”奖上夺标，并非华敏的非份之想。

《鸽子号》剧组的主要干部也都是华敏亲自指定的。制片主任朱奎是南方厂公认的最得力的制片之一。华敏很赏识他，常开玩笑说朱奎是她的“嫡系部队”。自然，她不会以朱奎的恩师自居，但在当初关于是否起用朱奎的争论中，正是她力排众议，起了决定性作用。

导演夏友致是南方厂仅有的资深导演，虽然年纪大了些，但在电影圈子里，还是颇有声望的。而且他素以稳健、踏实著称，把《鸽子号》交给他，华敏以为是万无一失的。由朱奎和夏友致为主去搭班子，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本来，一切都考虑周全了，华敏蛮可以松口气，坐等她的《鸽子号》凯旋归来了。可万万没想到，还是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而且偏偏出在举足轻重的人物夏友致身上。

昨天晚上，朱奎打电话来时，华敏还没有休息，正在翻几本新到的文学刊物。当时，她准备立刻要车去医院看望夏友致，听朱奎说病情已有所好转，脱离了危险期后，她才稍稍放下心来。但还是一清早就赶去了。

夏友致的情况显然还很严重，医生几乎不让她进病房。直到朱奎帮腔说明了她的身份，医生才勉强作了让步。但立刻又约法三章：不许说话，不许超过一分钟，不能让病人激动。

病房里有股挺浓的药味。华敏在夏友致床前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老导演依然很虚弱，看见厂长，他嘴角抽动了一下，似乎是勉强地在笑，接着，便又严肃起来。很明显，他又想起了他那未尽的使命和女厂长对他的期望。

华敏原先不准备说话的，看见老导演神情很沉重，觉得自己还是得说点什么。

她弯下腰去，用尽可能轻松的口吻说：“老夏，你安心休息，别的不要去想它。好好休息，恢复健康，这是你现在的唯一的任务。”说完，她有点歉疚地看看医生。没办法，还是违反规定了。

医生倒也没说什么，一行人便退到走廊里。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从组里抽个人出来照顾老夏。”华敏看看朱奎的脸色，知道他一直在医院守夜。“至于摄制组的工作……”她稍稍沉吟了一下，“前一段大伙儿也挺辛

苦的，休整两天吧！下一步的安排，我们再一起研究。”

朱奎点点头：“组里的工作我已经安排了。另外，准备把场务小董抽来照顾夏导演。不过，看夏导现在的情况，恐怕三五天恢复不了。”他抬起眼睛迟疑地看着华敏。

华敏的心也动了一下：“你的意见呢？”

“没别的路可走。一个是等，一个是……换。”他把“换”字吐得很轻，华敏刚好能够听见。

“那你倾向于哪一种方案呢？”华敏注意地看着朱奎的眼睛。

“如果等，拍摄周期要拖延一些。如果换……”他沉吟了一下，显然这一切他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恐怕人心波动。不过，依我看最重要的是合适的人选。”

华敏沿着走廊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朱奎，如果等，你有没有把握抢回周期？”

“恐怕很难。”朱奎摇摇头，“时间不会短的。”

“那么，在老夏养病期间，你能不能暂时抵挡一阵呢？”华敏试探着，“你也是导演出身，还是当初影专的高材生嘛。”

朱奎的眼神黯淡了一下，苦笑道：“我从没有认认真真拍过几部片子，又荒废了这么久，这部片子是众望所归，恐怕难以胜任。”

华敏并不看朱奎，只是望着走廊的尽头：“朱奎，我不勉强你。但我想听你说心里话。”

朱奎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华敏发现，这几秒钟之内朱奎似乎老了几岁，加上腮上的胡茬子，看上去简直有几分潦倒落魄，根本不象她印象中的那个干练又持重

的壮年汉子。

“厂长，改行以后，我从来没有想过重操旧业。否则，我也不会要求改行了。”他说得很诚恳。

华敏一挥手，仿佛要替朱奎将那些无以名之的不快拂去：“我只是随便问问，你别放在心上。”

一个小护士推着装满药瓶的活动车从他们中间穿过。华敏轻轻地向后退了一步。“于飞这小子倒还不错……”她试探地看着制片主任。她说的于飞是《鸽子号》的副导演。见对方漠然地站着，无所表示，华敏立刻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哦，当然挑大梁还嫩了些。”制片主任仍然无所表示。但华敏觉得，他分明是松了一口气。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华敏看看表说：“那好，我还有事，先走了。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吧！”

其实，这时她基本上已经下定决心了。换人，看来势在必行，而且愈早愈好。朱奎说得对，关键还是人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命的就是这个能镇住台的合适人选。

她庆幸自己还是有些先见之明的，昨晚连夜要小马去调片子。不然的话，不但自己的抉择没有依据，而且一耽搁就是好些天。一个摄制组停机一天，少说也是把几千元人民币白扔到水里去了。

银幕上闪烁的彩色光斑消失了。几乎同时，天棚上的灯光又柔和地亮了起来。接着，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在放映窗口响起来：“华厂长，休息一会儿，还是接着放？”

“接着放吧！”华敏头也不回地大声说。

灯灭了。一道光柱划破黑暗，从华敏头顶上空穿过投在银幕上。

华敏揉揉发酸的眼睛，又把老花镜戴上，同时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换个姿势，显然轻松一些。

银幕上出现厂标、片名后，又映出了演职员表。华敏在其中看见了她所要找的名字。

接着，银幕上是一片悦目的朦胧的光斑，宛如画面上流动着一条五彩的河。随即，焦点清晰了，画面上出现一组构图优美，又颇有些抽象的几何意味的建筑物；随即又是一片朦胧的光斑。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纵向流动的，焦点清晰后发现，原来是大都市的人流。雨中，色调清新又带点儿淡淡的忧郁，其间点缀着几朵色彩明快的花伞。画面流畅而令人目不暇接地流动着，极其自如，极其亲切，几乎看不出镜头衔接的痕迹。给华敏的印象是一个很长的镜头。

华敏很早就听说过这部短片了。它是电影学院毕业班学生的实习作品，导演其人现在便在南方厂。这部片子问世后，颇引起一番争议。一些人极力称道，另一些人则贬得一无是处，甚至在理论界引起了一场关于电影语汇创新的大论战。双方的论战文章，华敏倒是拜读了一些，只是一直没有看过片子，所以也未敢妄加评论。

后来，这一届学生毕业时，不少制片厂都争着要人。南方厂当然也不甘落后，而且居然要来了这么个风云人物。

当时，不少人对此举是否明智持怀疑态度。唯独华敏不以为然。她曾在全厂大会上说，靠我们这帮老骨头，还有你们这些半老头子（她指着前排几个中年导演），再能闯几多天下？中国电影的未来在于青年一代。创作上应该允许探索，允许各种风格和流派存在。就这么几句话，还真博得了一阵掌声呢。虽说不上是“极其热烈长久的”，也听得出是

发自内心的。

不过，想起这帮年轻人，华敏又不免有些内疚。几年了，他们大多数还干着副导、助导以至场记，甚至还有个别的整日抱着胳膊在这儿那儿晃荡。这倒不是华敏不信任他们。一年年，每一次都是任务紧迫，任务重大，初出茅庐者当然不免靠后了。

华敏叹了口气。

看了这几部片子，华敏都挺满意的。特别是正在放的这部，她甚至有些赞赏了。导演看来是有些功力的。画面造型的视觉冲击力很强，大笔触的抒写和细腻的生活流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朴素的诗意。当然啰，有些处理难免有点儿稚嫩，而且似乎过于追求形式上的美感。这不奇怪，这是年轻人的通病。一时，华敏有些后悔，自己应该早一些调这些片子看看的。

银幕上现在是一场挺感人的戏，一个不满意自己作品的老画家正恼怒地撕着自己的作品。导演对老人迟暮之年力不从心而又不甘于此的心理刻画得极为细致，而且充满了一种温柔的同情。

华敏以很不起眼的动作摸出手绢，拭拭眼角。尽管放映厅里只有她一个人，她还是下意识地保持着应有的风度。她惊异于这个年轻人对老年人心境的理解。就在同时，未来导演的人选她已经基本决定了。

可惜的是，这场感人的戏她到底没能一气看完。哭丧着脸的放映员跑来告诉她，放映机出了点毛病，得停几分钟才能接着放。

华敏有些遗憾，但还是很宽容地对放映员笑了笑。

秘书小丁不失时机地钻进放映厅。他摸透了华敏的脾性，喜欢把工作安排得极为紧凑又有条有理。他先麻利地递上一叠需要华敏亲自签字批准的单据，同时开始进行口头汇报。汇报内容都是事先筛选过了的。只有他认为有必要让厂长知道的事他才汇报。

“影协通知，全国首届金鸥电影节提前到今年秋季，初步定在十月上旬或中旬。原因是要选出优秀影片参加明年初的国际性电影评奖活动。”丁秘书说得简明扼要。

华敏的眉心跳了一下。她的第一个反应还是《鸽子号》。这么说，《鸽子号》的生产周期不但不能拖后，而且必须提前了！

“还有呢？”她问。

“局里通知，检查组今天上午进厂开始工作。”小丁停顿了一下，“据说，昨天市里某位负责同志亲自给他们作了三点指示。这一回他们是捧着尚方宝剑来的。”这后一句是他自己发表的评论。

华敏淡淡地笑了一下。她心里有数，这个检查组是颇有来头的。什么财务制度混乱啦，企业管理混乱啦，都不过是借口，最终目的还是她的这把交椅。这一点她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她并不在乎。大不了回家去抱外孙呗。

“还有什么？”华敏平静地问。

小丁打开皮包，“喏，这里有两封信，一封是……”

“你处理一下就行了。给我干什么？”华敏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可是，这封信不是一般的信件。我想，你还是看看。”小丁显得有些固执。

“不一般？难道是装了子弹的恐吓信？”华敏瞥了一眼。

“这倒不是。不过，也差不多。”小丁笑了，“是一封匿名信。”

“哦……”华敏厌恶地皱皱眉，“我不看这种东西，无非是造谣，诽谤，打小报告，正派人不会干这种鬼鬼祟祟的事。”

小丁止住笑，认真地说：“不过，厂长，这倒很象是一个正派人写的信呢。”

“噢，那你先放在我桌上吧！”

小丁把匿名信放回皮包，取出第二封信，犹豫了一下，又放了回去。

想不到华敏反而来了兴致：“那是什么？这么躲躲闪闪的？”

“我想这个不太重要，还是等你有空再说吧！”

“你说说看呢？”

“这是一份申请报告，导演室一位同志申请辞职，说是想去深圳南国影业公司。”

“哦？理由呢？”

“理由一大堆，说明了还是嫌厂里没有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华敏心情有些沉重：“是谁？”

“恐怕你不太熟悉，是两年前从电影学院分来的，叫陈丹燕。”

竟然是她！

华敏觉得事情复杂起来，甚至带点儿戏剧色彩了。

蓦地，灯又黑了。银幕上的那个老画家又在为他逝去

的青春与灵感伤痛了。

“这个给我吧！”华敏从小丁手里接过那份申请报告，不由得暗暗摇摇头。唉，真有意思！

三

夏友致此刻的心情十分平静。他自己心里明白，死神的阴影又一次离他远去了。

他沉浸在这个白色的安宁的氛围里。一切烦恼，一切喧嚣，一切困扰，都被这恬静的白色溶解了。他唯一能感受到的，便是又变得从容起来的心脏的律动。不那么有力，却又很固执，有点儿象他这个糟老头儿。

说实话，他真有些感谢自己的这颗心脏。他相信，六十多年来无休止的工作早已使它变成一台常出毛病的老掉牙的机器了。可它终于不曾彻底地撂挑子，一直尽职地工作着，维持着他的生命。所以，这会儿，他象默默地体味着一阕美妙的音乐一样欣赏着自己心脏的搏动。

隐隐地，仿佛有人在议论他。他努力睁开眼睛，看见了几个白色的人影。其中，俯向自己的是那张熟悉的老面孔。

他认出来了。这是内科方主任。早在这张面孔还没有这么多皱纹的时候，他们就很熟识了。

那是在当年全市黑线骨干人物的批判大会上，命运的主宰者给他指定的位置是第五排第三个，和苏联作家阿列克辛一部小说的名字一样。而这位医学界的反动学术权威则是第四排第二个。一侧脸，他俩便能交流一下眼神。后来，在干校里，他俩又见面了，并且猫在一个窝棚里看了几